

原文：Bettcher, T.M. (2018). *'When Tables Speak': On the Existence of Trans Philosophy* (guest post by Talia Mae Bettcher). [online] Daily Nous. Available at: <https://dailynous.com/2018/05/30/tables-speak-existence-trans-philosophy-guest-talia-mae-bettcher/>.

作者：塔里亚·梅·贝彻尔 (Talia Mae Bettcher)

译者：許顛頊 (they/she)

“当桌子说话”：论跨儿哲学的存在¹

（“When Tables Speak”：On the Existence of Trans Philosophy）

几天前，当我正在疯狂地打分时，我收到了来自《每日智性 (Daily Nous)》的以下请求：

你可能知道，凯瑟琳·斯托克（萨塞克斯大学）（Kathleen Stock (Sussex)）的一系列关于跨性别女人之议题的帖子（posts）已经得到了哲学社群的相当多的关注。这些帖子从一个“性别批判 (gender critical)”的角度提出了关于跨性别女人的哲学问题，并同时也评论了提出此类问题的所感知到的困难（the perceived difficulty of raising such questions）（即，有些人觉得讨论这些问题太过冒险，在“政治上不正确 politically incorrect”）。关于这些的近期文章在这里【KS把这篇文章删了，呵呵，译注】。

对斯托克的帖子的反响 (reception) 似乎主要有三种类型：（a）胜利主义/得意扬扬 (triumphalism)，认为斯托克突破了一种斯大林式的 (Stalinesque)、反哲学的 (anti-philosophical)、禁止对于跨性别者们的提出“常识般”问题 (raising “common

¹ 感谢 Mark Balaguer、Ann Garry、Amy Marvin 和 Perry Zurn 的有益评论。

sense” questions about transgender persons) 的政治正确禁令 (PC ban) ; (b) 惊讶般失望或愤怒, 因为斯托克的论证和质疑路线似乎忽视了相关的但未命名/未解释的文献 (relevant but unnamed/unexplained literature) , 这些文献要么反驳了她的观点, 要么最终回答了她的问题; (c) 感激般的好奇 (appreciative curiosity) , 主要来自非专业人士, TA们对了解这个主题 (the subject) 感兴趣, 但真正担心犯下有害错误。

我认为缺少的是对斯托克的知情的、实质性的、和真诚的介入交锋 (informed, substantive, and sincere engagement) , 而我希望能够做到的是把一些这样的东西放在哲学社群面前。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学习经验。你愿意写一些符合这一要求 (fits that bill) 的东西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啊 (Ugh) ”。我需要赶紧把我的打分录入。然后我想回去继续工作于我的书。更重要的是, 我对以《每日智性/奴斯 (*Daily Nous*) 》所要求的方式作出回应 (即与斯托克的真诚介入交锋) 有深深的政治和哲学上的保留 (deep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servations) 。如果这些顾虑现在对你来说还不明显, 我希望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它们会变得明显。

我最终决定写点东西, 这有两个原因。首先,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an educator) , 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展开教育的好机会。你看, 我是“老派跨儿 (old school trans) ”——这意味着我愿意去极为痛苦的地方, 尽管我并不真的需要这样做: 我怀疑我缺乏年轻跨性/别和性别酷儿学者们 (trans and genderqueer scholars) 所拥有的自尊 (self-respect) 。(我既忌妒 (envious) 又为TA们骄傲!) 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提出关于哲学这一专业 (the profession of philosophy) 的令人感到不适的问题。我想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原因。因此本文会有两个部分。第一组成部分 (the first constitutes) 是

我与斯托克的介入交锋。在第二部分中，我深入探讨了我深深关注着的实际议题（the actual issues）。

第一部分：与斯托克的介入交锋 (*Part One: An Engagement with Stock*)

当我在琢磨（pondering）斯托克的论点时，我不禁反思我为“跨儿女性主义哲学（Trans Feminist Philosophy）”这一课程刚刚完成的打分。我想知道她的文章在这门课上是否能得到合格分数（a passing grade）。

在这门课程中，我们特别关注（非跨性/别 non-trans）女性主义者对跨性/别者、跨性/别议题、和跨性/别理论（trans people, issues, and theory）的介入参与。我们使用我写的斯坦福百科全书条目 《关于跨性/别议题的女性主义观点》（“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rans Issues”）作为指导。它是我的讲座和我们的研究调查的起点。我要指出，这个条目几乎像一本小书，有 23000 字。它还有着一份广泛的、依我拙见（in my humble opinion）、非常有用的参考书目，包括着从19世纪末到2014年左右的文献。

在我们讨论女性主义者/跨儿间的相互交流（feminist/trans interactions）时，我们从1972年底贝丝·埃利奥特（一位跨性/别女人，蕾丝边女性主义者）（Beth Elliott (a trans woman, lesbian feminist)）被驱逐出比利提斯女儿会旧金山分会（Bilitis San Francisco chapter）开始，然后讨论了臭名昭著的西海岸蕾丝边大会（1973年）（West Coast Lesbian Conference (1973)），在这大会期间，埃利奥特在一次将会把她驱逐出大会的投票中幸存。我们审视了当时所有的女性主义观点（perspectives），包括支持跨儿的观点。我们接着研究了珍妮丝·雷蒙德的《跨性帝国》（1979年）（Janice Raymond's *Transsexual Empire* (1979)），这无疑成为“性别批判女性主义（gender critical feminism）”中最重要的作品（尽管当时并没有这样称呼）。我们通过桑迪·斯通（Sandy Stone 1991年）、凯特·伯恩斯坦

(Kate Bornstein 1994年) 和莱斯利·范伯格 (Leslie Feinberg 1992年) 的工作, 研究了跨儿研究的兴起 (the emergence of trans studies)。我们探讨了酷儿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1990年, 1993年) 的工作及其与跨儿研究和跨儿政治 (trans studies and politics) 的关系。我们研究了跨儿现象学 (trans phenomenology) (Rubin 1998年), 我们审视了90年代的女跨男/布奇²的边间战争 (FTM/Butch border wars) (Halberstam 1998年, Hale 1998年)。我们细读了非跨性/别女人 (non-trans women) 最近对跨性/别议题的女性主义观点 (如 Cressida Heyes 2003年, Gayle Salamon 2010年), 我们还通过小山惠美 (Emi Koyama 2003年, 2006年) 和朱利亚·塞拉诺 (Julia Serano 2007年) 的工作讨论了跨儿女性主义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 feminism)。不幸的是, 我们的时间用完了。我们本来想察看最近关于性别批判女性主义的一些辩论 (例如, Lori Watson 2016年, Sara Ahmed 2016年, 我自己)。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

在细思斯托克的文章与这门课程的关系时, 我不得不说, 它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分数。不幸的是, 她的作品没有显示出对有关这些议题的观点强烈文献之存在的任何敏感性 (any sensitivity to the existence of a robust literature), 它提出了非常不可靠的假设 (highly dubious assumptions), 这些假设破坏了大部分的讨论, 并且, 最后, 它似乎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深思熟虑。

让我们看看原因。

² 取自译者之前的译注: “butch”一开始指的是性别表达为在社会意义上被视为 (socially-perceived) 男性化 (masculine) 的女同性恋者, 又译为“顶”, 但如今其含义也更指向女性式男性气质 (female masculinity) (可见 Jack Halberstam 的同名专著), 同样可理解为是以一种酷儿化的方式表现、展演男性气质 (来自跨儿、非二元者、顺性别者等等)。此处采用“布奇”这一音译以避免性别身份的定式化导致窄化其含义。——译注

斯托克邀请跨性/别女人证明我们是女人。她认为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议题（a “metaphysical” issue），这与跨性/别者是否应该按照我们的身份来被对待的道德议题不同。不幸的是，我不清楚我应该证明的是什么。当有多个目标可供选择时，这很难击中目标！

我会讲更明确点。一旦我们提出女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事情在哲学上立即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是否应该根据‘女人’这个词的普通含义（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term ‘woman’）来证明我们是女人？或者我们是否要以改良型方式来定义‘女人’（Or are we defining ‘woman’ amelioratively）？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对附着在‘女人’的普通意义上的概念来进行分析，而是，为了推动一个女性主义项目，我们是不是在试图弄清应该（*should*）使用什么概念？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三个方法是识别出（recognize）政治术语的占统治地位的意义（dominant meanings of political terms）是通过赋予它们不同的、抵抗性的意义的实践，来“在实地基础上（on the ground）”被论争的（contested）。例如，鉴于关于‘女人’的普通含义包括着性主义/性歧视内容（sexist content），女性主义者们已试图以抵抗性的、赋权的方式（in resistant, empowering ways）重新部署这个术语。（这与最初的贬义性的“酷儿 queer”已经被采用了一种新的、抵抗性的意义 a new, resistant significance 的想法相似）。事实上，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最有趣的论点之一恰恰是，跨性/别女人无法采用任何对性主义/性歧视（sexism）有抵抗性的方式来使用“女人”或“女性主义者”或“蕾丝边”这术语（1979年，第116页）。实际上，我在课堂上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论点，这让我的学生很恼火，TA们觉得对待这个论点不该那么认真（the argument should be taken less seriously）。除了这三个选项，我不完全确定斯托克可能邀请我们去证明什么。

如果斯托克对这三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感兴趣，我想建议她阅读一些文献。例如，关于分析‘女人’的普通含义，有不同的立场可以考虑。一种是‘女人’是一个集群（家族类似

性) 概念 (a cluster (family-resemblance) concept) (讨论见 Hale 1996年, Heyes 2000年, McKittrick 2007年, 相关批判见 Kapusta 2016年, Bettcher 2012年, 2017年等)。另一种是“语义语境主义 (semantic contextualism)”——这观点认为“女人”的意义外延 (the extension of ‘woman’) 根据语境以一种规则管制的方式 (in a rule-governed way) 而变化 (见Saul 2012年, Diaz-Leon 2016年, 相关批判见Bettcher 2017年a 和2017年b)。如果斯托克对改良性方法 (the ameliorative approach) 感兴趣, 那么她最好读一下萨利·哈斯兰格 (Sally Haslanger 2012年)。她还应该阅读詹尼弗索尔 (Jennifer Saul 2012年), 以及凯瑟琳·詹金斯 (Katharine Jenkins 2016年)。如果她对第三种选项感兴趣, 我建议她读一下我的一些作品 (Bettcher 2016年, 2017年a 和2017年b)。并且我强烈建议她阅读洛里·沃森 (Lori Watson) 出色的《女人-问题》 (“The Woman-Question”) (2016年)。

现在, 公平地说, 斯托克仅仅想向我们提供“一种尝试, 以便解决其中的这些争论 (arguments), 并且将它们真正完全处理掉”。“完成了这一点,”她吹嘘说 (boasts), “这个领域就可以明确地有一个适当的成人讨论 (a proper adult discussion),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该讨论将充分认识到 (fully acknowledge) 并试图容纳 (attempt to accommodate) 关系到重新定义女人这一概念 (the concept of *woman*) 中的两种利益。”显然, 斯托克没有意识到的是, 这种成人讨论实际上已经持续进行了近五十年! 就哲学而言, 至少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具体到哲学方面, 它已经持续了至少二十年。斯托克当然很欢迎来参加这个对话。但她确实有一些前期补足工作 (catching up) 要做。而且在她做出贡献 (makes a contribution) 之前, 她肯定需要检查一下她那令人窒息的傲慢 (breathtaking hubris)。

我并不是有意要刻薄（我是加拿大人）。然而，我确实希望让斯托克为她在哲学上可疑的介入交锋策略负责（hold Stock accountable for her philosophically questionable strategies of engagement）。而且我希望能毫无掩饰地（starkly）做到这一点，有可能也是严厉刺耳地。那么，让我清楚地表明，我实际上非常愿意与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gender critical feminists）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会很想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以确定建立桥梁是否有可能。毕竟，非跨性/别女人和跨性/别女人都面临着压迫。有时，这些压迫是相同的，有时则不同。但在建立联盟（coalition building）时，这只是“野兽本性（nature of the beast）”。性主义/性歧视（sexisms）是复杂的，与其它压迫相互掺混在一起的（interblended with），如种族主义、恐同、健全主义、和恐跨（racism, homophobia, ableism, and transphobia）。也就是说，我无法与一个没有迹象表明对文献的熟悉（shows no signs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literature）、不熟悉这复杂、细微且利益攸关的议题（no familiarity with the complex, nuanced issues at stake）的人进行深入讨论。

这就是说，也许她从一开始就并不真正有兴趣与我们这些哲学家交锋。可能她只是对在她看来教条化的、政治化的、不受质疑的（dogmatic, political, and unquestioned）主流跨儿话语（the mainstream trans discourse）以及推动它的跨性/别活动家（trans activists）有意见。如果是这样，期望所有跨性/别者都做理论工作似乎有点不公平。哲学工作似乎最好分配给我们这些喜欢这种东西的人。更重要的是，她不能这样用“哲学的”，更准确的说，“形而上学的”关切（concerns）来控告反对（bring against）主流的跨儿话语，仿佛这样她就正在为以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哲学启蒙。她不能把她的哲学观点带出来炫耀（trot out），而这些哲学观点完全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深入的理论工作中抽离出来（abstracted from），而且显然对这些理论工作视而不见（apparently oblivious to）——仿佛

(as if) 她是唯一一个能阐明这些问题的哲学家，终于清除了那些没有哲学深度的教条主义。她的这种策略缺乏哲学上的正直完整性 (lacks philosophical integrity) 。

斯托克接着将跨性/别女人和非跨性/别女人的利益彼此对立起来 (*against each other*) ，声称非跨性/别女人在承认跨性/别女人为女人的法律承认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trans women as women) 中会有很多损失。在此，我只想指出从一开始就破坏了她的分析的三个预设条件 (presuppositions) 。

首先，斯托克给人的印象是，让跨性/别女人使用女性专用洗手间 (female designated restrooms) 和其它事情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帮助缓解我们的性别“不安焦虑” (gender “dysphoria”) 。鉴于她为非跨性/别女人所列举的许多不良后果，我们的需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然而，我更想 (prefer to) 使用女厕所 (the women’s restroom) 的原因之一是，如果我使用男厕所，男人们要么嘲笑我，要么骂我，或者要么去找商场警察 (或者，我的院长 my Dean) 。我不仅会面临性骚扰的风险 (sexual harassment) (任何女人都会面临的骚扰) ，我还会面临因为是跨儿而被痛打 (trans bashing) 的风险。最重要的是，跨性/别和性别酷儿者 (trans and genderqueer people) (以及甚至是充当成/看起来像男人的非跨性/别女人 non-trans women who pass as men) 在使用洗手间时所面临的危险被奇怪地忽略了。试试看作为一个充当成/看起来像男人的 (非跨性/别) 女人吧! (try being a (non-trans) woman who passes as a man!) 该使用什么洗手间? 试试看作为一个性别“看不出”的人 (try being gender “unreadable”) 。祝你好运! 细想下做一个被安置在男子监狱的跨性/别女人。这听起来很有趣! 你肯定明白我在这里想说什么。

第二，非跨性/别女人经由对跨性/别女人为女人的法律承认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trans women as women) 所可能失去的许多东西，也是跨性/别女人自己牺牲的东西。例如，

如果我们只使用性别中立的洗手间 (gender-neutral restrooms) , 那么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在不担心周围有男人的情况下去小便。没有一个女人 (No woman) 。怎么就能说我不会像非跨性/别女人那样对此感到不安? 担心男人们试图把自己充当成女人 (pass themselves off as women) 来伤害我们? 嗯, 你猜怎么着?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甚至对蕾丝边在线约会网站不提供或不愿意提供关于潜在约会对象是否有阴茎或阴道的信息的担忧, 这困扰对跨性/别和非跨性/别女人都是同样的关注 (或缺乏这关注) (can be of equal concern (or lack thereof)) 。 (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认为强制广而告之我们的生殖器状态 the forced advertisement of our genital status 是一种虐待, 但这话题就留给之后其它时间) 。

最后的假设, 显然, 就是跨性/别男人 (trans men) 不存在。细想一下: 她希望为“女性身体的人 (female-bodied people)”提供一个私密空间 (private space) , 此处的身体指的是“具有XX染色体的身体 (a body that has XX chromosomes) , 对这身体的规范 (the norm) 是出生时具有女性生殖器 (阴道、阴唇、阴蒂) 和女性生殖系统 (卵巢、子宫、阴道) (be born with female genitalia (vagina, labia, clitoris), and a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ovaries, uterus, vagina)) 。”她抱怨说, “非跨性/别女人 (WNT)³正在失去使用 (losing access to) 一些以往只允许女性身体使用的空间 (some formerly female-body-only spaces) 的机会, 她们在那里脱光衣服或睡觉。”斯托克对一个大块头、多毛的跨性/别男人 (a big, hairy trans guy) 使用“仅限女性身体的空间 (female body-only spaces)”没有任何意见吗? 即使他已经进行了阴茎成形术和子宫切除术 (phalloplasty and a hysterectomy) ? 只要他有XX染色体就可以使用? 当然, 此处问题在于, 跨性/别男人的存在已经被完全从讨论中抹去了。然而,

³ 本文这里是引用KS的原话, KS 原文中使用的是“WNT”, 指的是“women-who-are-not-transwomen”, 读者也要注意 KS 是使用“transwomen”而不是“trans women”, 这一运用是想带有贬义。不过译者认为不必纠结于这种无疑的语义辩论, 而且这毫无意义。请把斗争放在更实在的对跨性/别者的物质条件的提升。——译注

一旦他们被带入讨论，斯托克的一些主张的荒谬性（absurdity）就会显现出来。显然，我们看不到对方的染色体（就像我们看到对方“大脑的性（brain sex）”一样——正如她自己指出的）。因此，围绕私密空间（private spaces）的关注与我们的亲密私有外表（intimate appearances）有很大的关系，而不是其它什么东西。无论如何，她对跨性/别男人的抹杀感染了她的大部分讨论——特别是围绕她的“女性身体体验（female body experience）”。我希望看到整个事情以一种承认跨性/别男人之存在的方式重写。

当然，即使是曾经我们已经拒绝了她的错误假设，我们仍可以按照她提出的对抗性方法（adversarial approach）着手（proceed）。例如，现在我们了解到，非跨性/别女人面临的许多伤害也是跨性/别女人所面临着的，我们可以争论说，既然无论（regardless of）是否扩大法律定义，跨性/别女人都将是脆弱的（vulnerable），我们倒不如就直接（might just as well）把她们踢到路边摆脱她们（kick them to the curb）。

或者，我们可以认识到，跨性/别女人所受到的是一种“双重束缚（double-bind）”。我们也可以记住，正如玛丽莲·弗莱（Marilyn Frye）所说，双重束缚是压迫的一个标志（a hallmark of oppression）。通过认识到我们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共同利益，我们女人就可以一起工作，为所有人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当然，我们会通过严肃对待跨性/别男人、性别酷儿和其它非二元者的利益（the interests of trans men, genderqueer and other non-binary people）来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不理解以这样一种对抗性的方式来作为起始的方法（an approach that starts off in such an adversarial way），将非跨性/别女人的所谓利益（the alleged interests of non-trans women）与其它所有人对立起来。对我来说，这似乎不是很女性主义。

我可以继续下去。例如，我可以讨论（address）斯托克的指控，即跨性/别女人在蕾丝边空间（a lesbian space）中经常表现出男性能量（exhibit male energy）。这一指控已是老

生常谈 (old as dirt)。并且很多跨性/别作家都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在这一点上，我想你会想要参考资料。然而，另一个策略是，让你真正自己去探索文献。通常情况下，哲学家们对于学习新事物并不是那么无能为力的 (disempowered)！我们会进行搜索！例如，去翻翻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会有多难呢？好吧，我给你一个提示：帕特·卡里菲亚 (Pat Califia 1997年)，朱利亚·塞拉诺 (Julia Serano 2007年)，塔利亚·贝彻尔 (Talia Bettcher 2009年/2014年)，洛里·沃森 (Lori Watson 2016年)。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为了进入 (segue) 下一节，我将以对于举证责任 (the burden of proof) 的一些思考来结束这一节。确切地说，为什么跨性/别者有责任确定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我们说自己是谁 (who we say we are)？这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处于高度有争议的哲学领域。当然，在我的 (my) 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我是一个女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it's generally taken for granted that I'm a woman)。我甚至可以说，这构成了“常识 (common sense)”知识的一小部分。现在，我猜想，在斯托克所居住的世界里，情况并非如此。但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不能从在我的“日常”中运作的常识性假设 (the common-sense assumptions that operate within my “everyday”) 出发着手。为什么我必须从她的常识性假设 (hers) 出发着手？为什么我必须从你的出发？

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methodological issue)。我们哲学家 (尤其是分析哲学家)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俗直觉知识 (folk intuitions) 和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 (what we take to be common-sense)。但是，一旦我们进入政治讨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民俗直觉在不同的亚文化中是不同的。现在怎么办？唔，满足于主流的直觉知识和常识 (mainstream intuitions and common-sense) 就是做出一个政治决定，进一步边缘化了克里斯蒂·多特森

(Kristie Dotson) 所说的该领域内的“多样的实践者 (diverse practitioners)”。我期待着这样的论证，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来进行 (I await the argument that this is a good way to go)。

第二部分：故事的寓意/道德教训 (*Part Two: The Moral of the Story*)

斯托克的博文 (blog-posts) 怎么会在哲学界得到如此广泛的讨论？为了使她的工作被认真对待，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必然不熟悉现存的文献 (the extant literature)。我怀疑，潜伏在这种不熟悉背后的是，人们怀疑从一开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文献 (人们不知道TA们不知道)。否则，人们怎么不会询问起文献的存在 (wouldn't folks *ask* about it)？对于这一没有文献 (或者说，也许，文献的质量很差) 的假设，的基础可能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不察看寻找 (*look*) 呢？或者为什么假设认为文献并不重要？我不知道。但这里显然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智识懒惰 (a disturbing intellectual laziness) 在起作用。

而且我怀疑有一个更深的假设 (a deeper assumption)，即认为跨性/别议题 (以及也许更普遍的性别议题) 在哲学上是“轻量级的 (light weight)”。我怀疑这假设在种族和障碍 (race and disability) 方面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很容易思考，一旦我们费心把思想注意转向它 (once we bother to turn our minds to it)！啊，问题难就难在这里 (There's the rub)。一旦我们把思想注意转向它 (*Once we turn our minds to it*)！但是跨性/别哲学家 (和其它跨性/别思想家) 更经常地把我们的思想注意转向它。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的存在取决于它。我们中的一些人关于这个东西已经想了很多。然而发现一个整套文献 (an entire literature)、一个丰富的哲学领域 (a rich domain of philosophy) ——这些都是一个人自己所有的辛勤工作——被完全抹去，只因为傲慢、轻视、和懒惰 (due to nothing but arrogance, dismissiveness, and laziness)，这不禁让人心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关注不合格的工作 (substandard work) ——通过使其变得重要——人们只会让这些问题以前从未被讨论过的

想法永久化。然后人们可以转过身来，指控跨性/别者是在政治正确（accuse trans people of being PC），是不想参与讨论，等等。我们自己的拒绝交锋（our own refusal to engage）被认为是一种缺乏论据（a lack of arguments）（“啊哈，皇帝没有穿衣服！”），可这可能仅仅是因为纯粹的疲惫（sheer exhaustion），加上不愿意冒着——参与讨论一篇不合格的论文，并进一步授权给（enabling）那些突然想要所有答案都被一勺子填鸭式喂给（spoon-fed）TA们的哲学家们——而被进一步抹杀的风险。

我通过指出斯托克的帖子中存在着的令人痛苦的展演性矛盾（the painful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来结束我的想法（reflections）。一方面，她声称尊重跨性/别女人在大多数空间（省去洗手间和其它私密环境 private environments 等）的自我身份认同——被当作女人对待——的权利（the right of trans women to self-identify, to be treated as women, in most spaces）。另一方面，她邀请跨性/别女人证明我们是女人。当然，邀请一个女人来证明她是一个女人，并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女人来对待（*treat*）的好办法。奇怪的是，她没有注意到她的帖子和任何与之相关的介入交锋构成了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跨性/别女人恰恰不被当作女人对待。或者她忘记了我们还在这个房间里。事实是，斯托克提出的所谓形而上的问题（metaphysical question）不能从我们进行哲学思考（philosophize）的非常真实的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s）中抽离出来（abstracted from）。

恐怕在一些哲学家中存在一种倾向，认为对种族、性别、障碍、跨性/别议题（race, gender, disability, trans issues）等等的哲学调查（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在方法论上（methodologically）与对于桌子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the question whether tables really exist）的调查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一个差异是，虽然桌子不是哲学对话的一部分，但跨性/别者、障碍者、有色人种者（trans people, disabled people, people of color），是（*are*）对

话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我们认为我们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而且我们已经遭受了终身的虐待 (life-long abuse)。我曾帮助了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朋友 (a friend die of AIDS)，抵御 (fending off) 那些错误性别化她的护士们 (the nurses who misgendered her)，惊恐地看着牧师在她的葬礼上，作废驳斥 (invalidated) 她的一生，把她简化为一个男人 (reducing her to a man)。我曾在公共场合被人侵犯 (personally assaulted)，要我证明我是个男人。我有一个朋友遭受了针对跨儿的痛打 (a friend trans-bashed)。由于这次殴打 (beating) 与帮派有关 (gang-related)，她随后失去了她的家。我有一个朋友被警察剥光了衣服 (stripped by police-officers)，被迫来回游街，而同时它们嘲笑和骚扰她 (ridiculed and harassed her)。所以请理解，这话题有点个人攸关 (a little bit personal)。

当我们这些被猛击的桌子 (we battered tables) 出现并开始进行哲学工作 (philosophizing) 时，却发现这些同样的抹杀和无效化 (these same erasures and invalidations) 的东西在哲学语境中被延续 (perpetuated)，我们会感到非常沮丧 (more than a little upset)。重复一下，作为哲学家，我们根本不能假设方法论必须是全面相同的。邀请我参加一个哲学论坛，在其中我证明我的女人身份 (my womanhood)，这是在做一件与邀请我分享我对数学柏拉图主义 (mathematical Platonism) 的观点，相差甚远的事情。你明白其中的风险 (risks) 吗？以傲慢和无知的态度 (arrogance and ignorance) 吐露 (spout) 关于组成问题 (the composition problem) 的观点是一回事。这是有的。这很让人讨厌。但是当我们在谈论人 (people) 的时候这样做是完全另外一回事——那些在房间里的人，那些试图 (并且成功地) 对自己进行哲学工作 (philosophize themselves) 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在这个专业工作的跨性/别学者之一。但时代在变化。现在有一批年轻的跨性/别和性别酷儿学者 (trans and genderqueer scholars) 在做这项

工作。但TA们也处于脆弱不安的境况 (precarious situations)。有些人还在读研究生 (in grad school)，有些人在找工作，有些人在试图获得终身职位 (tenure)。对TA们来说，延续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没有任何帮助。当然，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哲学家们需要开始为TA们自己承担责任，为TA们的信仰 (beliefs) 承担责任，为TA们的智识懒惰 (intellectual laziness) 承担责任，为TA们的缺乏关心 (lack of care) 承担责任，以及为TA们单纯的不愿意追求真理 (simple unwillingness to pursue the truth) 承担责任。对真理的探索肯定需要适度的智识谦逊 (a modicum of intellectual humility.)。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这些文献，认识到不同起始点的可能性，认识到我们这些敢于回嘴的人的所承受的高风险。

最后，我承认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原创的 (*nothing I say here is at all original*)。我所分享的只是许多跨性/别理论家和哲学家已经分享过的想法。只是我有机会在一个能比平时接触到更多哲学家的博客上发言：有人递给了我一个麦克风（谢谢，贾斯汀 Justin！）。考虑到这一点，我想用一些旧的和新的东西来结束本文 (sign-off)。旧的是C·雅各布·哈勒 (C.Jacob Hale) 的 《为非跨性者撰写跨性者、跨性、跨性主义、或跨性/别提供建议规则》 (“Suggested Rules for Non-Transsexuals Writing about Transsexuals, Transsexuality, Transsexualism, or Trans”) (1997年)。这是九十年代的作品，但它仍然具有可怕的相关性 (horribly relevant)。新的是来自艾米·马文 (Amy Marvin) 对最近在《女性主义哲学家 (*Feminist Philosophers*)》的 一篇博文写的评论。我将把结束语留给她：

要求那些想在这个主题 (this subject) 上进行批判性学术研究工作 (critical scholarship) 的人“阅读文献 (read the literature)”，似乎经常被不理睬当作是 (get dismissed as as) 一种近乎人身攻击的行为 (a near-ad hominem)，或者被当作是一种缺少任何介入交锋的无批判性否定 (uncritical dismissal) 的策略 (因此在智识上是浅

薄的 intellectually shallow) 我担心, 就跨性/别女人是否为女人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困难 (difficulty) (顺便说一下, 这让我觉得这很明显又是在关注跨性/别女人而不是跨性/别男人), 这相当于 (amounts to) 建议这场对话不应包括我们的学术声音和个人声音, 并且继续将我们作为是学术工作的对象, 而不是和我们一起进行学术研究 (who scholarship should be about rather than with)。在某种程度上, 我希望我也能对此保持沉默 但我面对关于我的存在的辩论别无选择 (I have no choice in having my existence debated), 这对我来说有着不可避免的后果, 无论是在我出生前还是在我死后。

参考书目 (References)

(不包括在我写的斯坦福百科全书条目“关于跨性/别议题的女性主义观点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rans Issues)”中)

Bettcher, Talia. “Trans Feminism: Recent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s,” *Philosophy Compass* (2017):1-11.

——.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ransgender Theory Meets Feminist Philosophy”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Feminist Philosophy* (eds. Ann Garry, Serene Khader, Allison Stone) Routledge, 2017: 393-404.

——. “Intersexuality, Transsexuality, Transgender,” in *Oxford Handbook of Feminist Theory* (eds. Lisa Jane Disch and Mary Hawkeswo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07-427.

Diaz-Leon, Esa. “‘Woman’ as a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Term: A Solution to the Puzzle,”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31:2 (2016): 245-256.

Haslanger, Sally. *Resisting Reality: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Jenkins, Katharine. “Amelioration and Inclusion: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Concept of Woman,” *Ethics* 126: 2 (2016): 394-421.

Kapusta, Stephanie. “Misgendering and Its Moral Contestability,”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31:3 (2016): 502-519.

Saul, Jennifer.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Term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ethodological Issues.’ *Out from the Shadows: Analytical Feminist Contributions to Traditional Philosophy*. Eds. S. L. Crasnow and A. M. Super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tryker, Susan and Talia M. Bettcher. ‘Editors’ Introduction.’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2016): 5–14.

Watson, Lori. “The Woman Question,”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2016): 248-255.